

苏联哲学資料选輯

第 二 輯

(內 部 讀 物)



苏联哲学資料选輯

第二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2640/2

苏联哲学资料选辑

第二輯

《哲学研究》编辑部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2074 · 263 定价: 1.90 元

編 者 說 明

本书是《苏联哲学資料选輯》第二輯，选的是伊利切夫和尤金近几年来哲学論著。

伊利切夫(Л. Ф. Ильичев, 1906—)，苏联科学院院士(1962年)，曾任《消息报》主編(1944—1948年)、苏共中央宣傳鼓动部部长(1948—1949年)、《真理报》副主編(1949—1951年)、主編(1951—1952年)、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員和新聞司司长兼《国际生活》杂志主編(1953—1958年)，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員，現任苏共中央書記处書記兼意識形态委员会主席和負責加盟共和国方面的宣傳鼓动部部长。

尤金(П. Ф. Юдин, 1899—)，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曾任紅色教授学院院长(1932—1938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38—1944年)、莫斯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主任(1943—1948年)、苏联駐华特命全权大使(1953—1959年)，現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員。在苏共第十九、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均曾当选为中央委員。

本輯所选的伊利切夫和尤金的作品均按其发表时间先后編排。书后附录了他們近年来的論文索引(1956—1964年1月)。

选入本輯的作品，絕大部分是新譯出的，其中大多数是全譯，少数是摘譯，篇末均注明原文出处。

本书系內部讀物，公开引用譯文时，不得引用本书书名，請仍用原书刊名称，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們人力有限，本书在选材、翻譯和編輯等方面，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研究》編輯部

1964年1月

第一部分

卫星和国际关系問題 (1953年3月)·····	1—21
关于現时代条件下的意識形态工作的若干問題(1958年12月)·····	22—35
劳动者的共产主义教育問題 (1959年9月)·····	36—56
和平共处和两种意識形态的斗爭(1959年11月)·····	57—77
国际关系与意識形态的斗爭 (1960年3月)·····	78—85
爭取意識形态工作的高漲 (1960年9月)·····	86—100
苏共綱領草案中的国家問題 (1961年9月)·····	101—104
共产主义建設的强大因素 (1962年1月)·····	105—145
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 (1963年)·····	146—252
党的意識形态工作的当前任务 (1963年6月18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 报告)·····	253—261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論問題(1963年10月18日在苏联科学院 主席团扩大會議上的报告的压縮稿)·····	262—319
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和无神論教育 (1964年1月)·····	320—355

能同意賈瓦哈爾·尼赫魯的方法嗎？（1958年4月）……………356—379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1962年）……………380—480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一 部 分

卫星和国际关系問題

(1958年3月)

最近几个月，在我們面前所发生的事件，以其重大的意义和史詩般的性质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历史上，用整个世紀来称呼科学发现的事例还是不多的。我們經常說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但我們也可以絲毫不夸大地說，苏联首先制成洲际彈道火箭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科学技术上做出了偉大的貢獻，这将对整个世紀发生影响。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說，征服整个宇宙的时代已經来临了。

人类掙脫自己的行星而进入宇宙空間的大胆幻想，現在已初步成为現實了，而征服宇宙空間已經成了最近将来的实际任务。

我們无法抑制自己喜悅和驕傲的心情，因为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人民用自己的天才劳动在宇宙空間打破了一个大缺口。甚至連一向專門对苏联进行恶毒攻击的美国《芝加哥論壇报》也不得不写道：“俄国可以合情合理并驕傲地提出，它是向宇宙空間进行探險的哥倫布。”

在苏联和在其他国家，人們关于人造地球卫星已經說了許多贊美的話，寫了許多稱贊的文章。如果有人能把这些言論和文章搜集起来，可以想象，这将是人类的一部扣人心弦的偉大文献！我們相信，以后人們將用更多的言論来稱贊人类智慧和意志所取得的这种偉大的胜利。这是完全合乎自然規律的事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人們的印象和反应不可避免地都是些一般的和簡短的，同时主要的

注意力都集中在事实的本身，而在这个时期以后，人們将会更深刻地去体会和更周密地去运用自己的思維能力。

苏联的朋友和苏联的敌人对卫星的科学意义抱有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卫星的出現为世界科学开辟了新紀元。

但是，卫星是多方面的現象。实际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提出，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将会对各国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个問題？

人們起碼会提出这样一些問題：

科学技术上的这种大跃进能不能同社会現象分割开呢？

这种大跃进是不是自己在空地上发生的呢？它能不能同地球卫星的祖国在工业、科学和技术上所达到的水平没有关系呢？

卫星对社会关系、东西方之間的关系，对爭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发射卫星不仅是科学上的現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現象，那么，卫星难道还没有表明現代国际关系的新紀元已經到来了嗎？卫星难道还不能使国家軍事战略和外交策略方面的許多僵硬的看法发生根本的变化嗎？

我认为，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即西方的学者和政論家一般都没有提出这些問題，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說他們遵循的是客观真理，不如說他們主观上遵循着階級利己主义。不錯，那些持有一定客观态度的学者中間也有一些人，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是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現在引美国总統科学咨詢委员会委員勞埃德·貝尔克涅尔的“人造地球卫星和外交政策”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1958年1月号上。

貝尔克涅尔写道：“苏联制成卫星向美国人证实了他們以前所不相信的事情，也就是他們参加了爭夺精神方面領導角色的比賽，但他們又从来没有想到，真有这种比賽，或者真有一个国家能向他們的技术挑战。”

当然，要想对我上面所提出的問題作出全面的和詳尽的答复，我

們也未必能够胜任。我們的学者和政論家对这些問題还要进行反复的研究。在这次《国际生活》杂志編輯部扩大會議上所提出的目标是不高的，我們只想引起讀者注意現代国际关系中的某些問題，并且从苏联科学和技术新的偉大成就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問題。

現在我想談談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想談一談社会政治問題，尤其是外交政策問題。

每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都象征着人类掌握自然秘密的新时期。此外，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某个阶段，科学发现的本身，反过来又成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因此，科学技术上的重大成就不可能不对各国人民的社会政治产生革命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也不例外。相反地，我們认为卫星是科学上的革命，我們不仅从新的特点上，就是从某些具体的細節上也可以预测，卫星将会对，而且現在已經对社会生活的整个进程，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可以深信，偉大的科学发现是一种社会現象，尽管不是經常都可以馬上发现，或者說，“觉察”出科学发现的这种性质。起初可能认为，它們好象是站在社会現象的范围之外。但是，科学的发现是符合某个社会在历史上已經成熟的要求的，并且也正正在这个社会的具体条件下孕育着，被人們实现和利用着。偉大的科学成就（指科学发现）对社会及其生产力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它的生产关系，对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归根到底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打上自己的烙印。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蒸汽机的发明对資本主义夺取主要障地所起的重大作用。壟断前的資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也同人类所使用的电力的发明有关。如果拿現在來說，原子能的发现对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例如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定是非常

明显的。如果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那么可以看到,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加上其他因素一向都对国际关系的性质,对制定外交政策原则,尤其是对所谓大国制定的外交政策原则发生影响。例如,你可以回想一下当时英国——“海上霸王”——的外交政策的性质和方针,当时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軍舰队和商船队。

现在,历史上第一次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外,也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从本质上来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同样的科学成就却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目的服务,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内政策的性质,对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思想都有不同的影响。

西方某些活动家說:与其把卫星說成是“苏联对西方世界的胜利,不如說是人类对自然的胜利”。我們认为,他們不愿完全說出这一偉大成就的意义,不愿指出这种胜利的原因。想想看,要是避而不談誰是胜利的締造者,誰的双手使它实现和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取得的这种胜利,又如何能够判断这种胜利呢?

說卫星是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当然也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也沒有什么爭論的必要。但問題在于,这里所指的是什么人的胜利。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約里奧·居里說:“苏联第一个发射卫星絕不是偶然的事件。”他強調地指出:“这說明了新社会的发展規律。这种赶上西方科学的事情以后将会逐年增加,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正在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着。”

不管敌人如何說,但这种新的偉大的科学发现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和实现的,是苏联共产党以进步思想培养出来的学者、工程师和工人所做出的贡献,这是决定性的事实。全世界再一次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据。这对今后两种制度思想斗争的发展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卫星首先是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的,因此这一点就使卫星成了强大的和平因素,而不是战争因素。

在苏联发射第一顆人造地球卫星以后，資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首先是美国的学者就接到了一項任务：無論如何要消灭西方在发展火箭技术方面的明显落后状态。經過多次的出丑，美国終於借助中程火箭把一顆不大的彈丸发射到軌道里去，但这种情况並沒有使局面发生什么变化。大家都知道，住在美国的德国学者、火箭技术专家布朗曾經說过：美国要在生产彈道火箭方面赶上苏联至少需要五年。有时能够清醒估計国际事件的李普曼也說：美国发射人造卫星，並沒有改变“俄国在发展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速度大大超过我国的速度”这种事实。

無論事件如何发展和所采取的方向如何，但历史已經写下了：社会主义科学是科学上認識星际空間的新紀元的第一个創始者和宣布者。

二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现和技术成就才能为人类进步和人民福利的目标服务，这是馬克思主义科学早已經确立下来的真理，这项真理在我們今天更加放出了它的光芒。在資本主义世界，由于它的发展規律的性质，科学发现和技术成就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归根到底，将成为这个世界最大危險和灾难的根源。

現在讓我們提一下馬克思的几句非常有名的話。

馬克思說：“在我們的时代，每一种事物都仿佛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机器本来具有縮減人类劳动和增加劳动效果的奇异力量，但結果竟是引起飢餓和疲憊。新发现的富源，居然好象是由于某种魔力注定要成为貧困的泉源……人类整个說来是获得愈益强大的控制自然的权力，而单独的个人却变成受另外一些人支配或是受自身卑劣性支配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純洁光芒也仿佛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放射光輝。我們的一切发现和我們的全部进步，似乎是使物质力量具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活却貶低到鈍性物质力量

的地步。”^①

* 在我們的时代，資本主义世界的情况也是这样。

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大国，它的本国的社会性质就决定它具有侵略的性质。它总是把其他国家看成是自己擴張計劃的不可調和的敌人，或者看成是侵略的競爭者，要不然就把它們看成是侵略的对象。它一貫瘋狂地寻找各种手段，以便使其侵略野心能够实现并且能够不受懲罰，因此，每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帝国主义者都首先要用来为其野心服务，并且要使自己拥有和利用这种科学发现的壟断权。从这里就必然会产生科学軍事化的过程，从这里也就会产生使任何意味着进步的科学发现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和发展成极端反动与侵略工具的趋势。

美国參議院备战問題小組委員會的头子、參議員約翰遜就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发表声明說：“我們的打算就是首先要取得这种成就。”但他继而又悲观地說道：“实际上，我們只能再一次证实，我們是第二……而苏联是胜利者。”

如果美国第一个进入了宇宙空間，尤其是，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处于壟断地位，那么我們就可想而知，国际关系将朝着什么方向轉变，外交政策将具有何种特点！

如果西方还有人对美国“探險号”卫星的科学意义仍抱有幻想的話，那么象《紐約时报》这样消息灵通的报纸，就会很快地使这种幻想烟消云散了。这家报纸很老实地写道：“‘探險号’地球卫星必然会变成作为我們时代主要特点的政治和宣傳战的因素。”

多少年来，美国都曾經是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壟断者。实际情况又怎样呢？从本质上来說，它不愿意和平地利用这种新发现的能。实际情况证明，美国壟断集团最感兴趣的是原子彈和核武器。人类天才所发现的强大能源首先不能在原子发电站上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首先在扔在和平居民头上的美国原子彈上来显示自己的威力，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7頁。

这是铁的事实。

另一个事实是，在发明这个有力的武器之后，美国傳統的“大棒外交”就变成了新的“原子外交”了，这也就为“冷战”打下了基础。根据英国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布萊凱特教授的公正声明来看，“扔原子彈（1945年8月在广島和长崎）与其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軍事行动，不如說是对俄国进行冷战外交所采取的第一次的重大行动”。

現在已經越来越明显，实力政策已經失效了，但美国外交政策方針的决策人仍企图奉行这种政策。他們仍旧想利用原子能来达到扩大可怕的軍备竞赛的目的。西方主要国家的統治集团，尤其是为这些統治集团服务的报刊，都在故意地、并且带着肮脏的念头把自己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苏联科学成就的軍事方面，主要是打算利用卫星来实现扩軍的計劃和同苏联进行軍事竞争，我們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事情。

美国空軍协会主席威尔逊《給国会的一封公开信》，就可以作为这种情緒的特征。威尔逊以一种不吉祥的口吻“警告說”：“如果美国不尽最大的力量去赶上俄国人在科学方面的迅速进步，那么，美国可能在下一世紀来到之前就要完蛋。”美国女記者希金斯又画蛇添足地在《紐約先驅論壇报》上解釋“尽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她写道：“在俄国制造卫星取得偉大成就之后，就有必要让西方所有主要国家重新审查它們縮減軍費的意图。”

实际上是否存在这种意图是值得怀疑的。事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所听到的都是些防止这种过度龐大的軍費受到任何削減的措施，都是些号召繼續进行軍备竞赛的言論；要知道，人民在軍备竞赛上所花的錢本来就不少了。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又通过了一些特別法案，撥出了数十亿美元去从事導彈和制造供偵察目的的卫星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样一来，既制成了卫星又可以进行間諜活动！

《商业周刊》的言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家杂志指出，发射卫星使美国面临它历史上一个最复杂而又最困难的外交政策問題——

如何繼續同莫斯科談判，同時又如何動員西方集團的力量去抵消蘇聯在彈道火箭方面所取得的優勢。

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科學發現的命運往往是十分悲慘的。問題不僅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客觀存在的社會條件阻礙着科學朝着對人民有利的方向發展，同時還在於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能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和技術只能使一部分人發財致富，而另一部分人的命運只能是，勞動強度更加加強，失業的人更多。

英國化學家威廉·拉姆賽發現了從煤层直接取得煤氣的方法，列寧說：拉姆賽的發現是“巨大的技術革命”。其次列寧又說：“這一發明在工業中所起的變革將是巨大的。

但是這一變革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整個社會生活的影響，與這一發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能產生的影響是絕對不能相比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從事采煤的千百萬礦工的勞動的‘解放’，必將造成工人大批失業，貧困現象更加嚴重，生活狀況更加惡化。而從這一偉大發明所獲得的利潤，將流入摩爾根、洛克菲勒、列布申斯基、莫洛佐夫一班人的荷包，以及他們的隨從如律師、經理、教授之流的資本奴才的荷包。”^①

這種情況一向如此。但目前資本主義條件下，象原子能或彈道火箭這樣的科學成就就象一種燃燒着的火炬，而好戰的帝國主義集團却要用這個火炬在全世界放火來進行威脅。同時它們還要用人類目前還不知道的那種具有毀滅性的力量的戰爭來進行威脅。

赫魯曉夫在給特維肯赫姆城禁止核武器理事會的信中說：“在現代武器裝備的情況下，如果爆發戰爭，那麼它將給各國人民帶來毀滅性的後果……理智告訴我們，絕不应当向各國人民隱瞞這種危險，而應當把這種危險告訴他們，使人們更清楚地了解正在威脅他們的危險，並且竭力爭取解決同裁軍和禁止核武器問題有關的問題。”

事實就是如此。千百萬已經覺悟了的人們就是爭取和平和進步

① 《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頁。

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苏联的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对资本主义各国进一步开展和平运动发生了良好的影响。苏联科学和技术成就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就在于此。

卫星不仅证实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拥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同时也再一次证实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論哲学的正确性。

人造地球卫星为人类了解神秘的宇宙空間开辟了道路，从而也就彻底地揭露了不可知論的虛伪性，同时也推翻了世界不可知的思想理論以及认为客观世界根本不存在的“理論”，这种“理論”认为客观世界只是人們意識形态的产物，同时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游离”的东西。人类制造的卫星在宇宙空間的出現证明，那种一直同僧侶主义和所謂宇宙是根据神的意旨而产生的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把科学企图，是荒謬絕倫的。

卫星对人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把他們的意識从唯心主义和僧侶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这就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后果。

三

卫星对世界局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

現在要用很长的篇幅去证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何加强了苏联在現代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道义的影响和作用，未必有这个必要。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却彻底地摧毁了关于苏联經濟和文化落后的惡意宣傳的基础，并向全世界表明，苏联实际上是怎样一个国家。

設計和发射卫星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已經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不是在科学和技术的个别部門，实际上在理論和工艺实践的一切最現代和最新的部門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卫星是一个合成物，是綜合和協作的产品，是苏联物理学、化

学、数学、力学原理、实用力学、电子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结晶。

我认为，就連苏联的最死硬的敌人現在也会清楚，沒有苏联学者和苏联专家高超的工艺的結合，沒有高度熟练的工人干部、合理組織和无数设备优良的實驗室，最后，苏联如果沒有完善的工业，那么，要想制造出卫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苏維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它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力和日益增长的作用，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强大因素。

現在我們并不是單純地在談論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威信的增长問題，而是在談論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力量对比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社会主义陣地日益巩固而資本主义陣地日益削弱的問題。当然，对国际关系來說，任何这一类的变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現在已成了世界进步和和平的旗手。这种偉大的卓越的科学成就使整个体系越来越巩固，并且促进了这个体系內各国之間的团結，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和未来具有更大的信心。科学的成就加强了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力量，因此它本身就是进步和和平的因素。这种成就意味着世界和平力量已大大地加强，陣地已經巩固，而其发展又得到了新的推动力。

实际上我們有一切理由认为，贊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的人的陣地已經空前巩固。世界已經进入新的共处阶段，誰要破坏我們时代的这种主要外交政策的原則，那么他就必然要遭到毁灭，帝国主义势力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任何一种企图，都必然要調过头来反对整个資本主义体系的本身，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这个制度的彻底毁灭。

現在我們正处在这样一个国际关系时期：許多老一套的外交政策原則已經失去或者正在失去自己的作用，并且必須重新加以修改。以前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政策基础的許多概念和因素的内容都正在改变。

我們用“实力”这个概念来做为例子。讓我們提一下美国前总统杜魯門的臭名远揚的信条吧！他說：“和平必須以实力做为基礎……”

我們必須強而有力，这样才能保持住我們的領導作用。”由此可見，他是借用實力來達到奪取世界霸權的目的。這樣的談論實力所包含的因素是什麼呢？

根據傳統的看法，這種概念同大炮的數量或者同原子彈的數量是同義語。當然，大炮和原子彈的作用現在還是不容忽視的。但僅僅大炮和炸彈的數量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現在原子彈正在代之以氫彈，轟炸機正在代之以火箭，等等。武器並不是國家政策的唯一工具，就連西方也有人開始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這一點。上面已經提到的勞埃德·貝爾克涅爾的聲明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認為，我們的時代可能是歷史上“智慧的結晶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被提到首要地位而使武器和國家財富退到次要地位的時代”。貝爾克涅爾這樣說是有他自己的目的，我們不能毫無保留地和不加批判地接受他的意見。

但是，為了了解目前西方所發生的某些過程，他的意見還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意見首先在美國依憑“實力”而認為“實力”是國家政策的工具，甚至是國家理論的工具的傳統外交政策方針中，打開了一個缺口。他承認，蘇聯由於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成就，便有理由追求“精神上的領導”，他的這種招認引起了人們更大的興趣。他寫道：“由於軍事力量 and 把國家財富做為政策工具的作用減少，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勢力真空。很明顯，能夠製造出新的真正有用工具的一方將取得很大的優勢。蘇聯似乎在科學成就方面找到了這種工具，這就是它追求精神領導的基礎。”

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

現在，國家的實力決定於許多因素的總和，決定於它的科學進步，能否合理地領導自然富源開發和人力利用，能否執行符合人民切身利益和和平利益的政策。只有執行這種政策方針，也就是執行正義政策的國家才能感覺到自己是有力的和有信心的，它才能够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這種政策同奪取世界霸權的野心是格格不入的。

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能了解當前的國際局勢，誰就不能了解

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

战争曾经被认为是国家外交政策的最后手段，它是某种政策的延續，并且被认为是解决国家間爭端的最根本的办法。能不能认为現代的战争也是这样呢？

当然不能！現代的战争（如果帝国主义者挑起这种战争的話）不仅必然要演成全面的战争，同时对战争的一切参加者來說，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在目前的軍备情况下，一旦爆发战争，那么它的战火很快就会燃燒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对帝国主义国家來說，战争政策当然仍旧是它們“傳統”外交政策的延續，但是，它們所挑起的战争已經不單純是这种政策的延續，而将是这种政策的結束。在新的世界大战中，人民絕不会饒恕資本主义制度的。在战争中，資本主义能够得到的，那就是它自身的灭亡！

帝国主义的政客中誰要是不懂得这个真理，那么他就不会了解我們这个时代的規律。

在我們这个世紀，衡量一国外交政策唯一合理的标准就是，它能否防止新战争的发生，能否捍卫和平事业，这个标准現在已占統治地位。它已經掌握了世界千百万人，已經掌握了人类的絕大多数。

四

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方針最符合时代的精神呢？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陣营的政策，首先是美国的政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經驗又給我們指出了什么呢？

如果我們对美国一些有势力的集团战后时期所执行的外交政策加以研究的話，那么就可以看出，将会給和平事业造成严重后果的侵略主义和冒險主义，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我們想对臭名远揚的“冷战”政策做一个最簡單的評論，“冷战”政策这个名称是貝納德·巴魯赫起的。后来李普曼在 1947 年 9—10 月間又在《紐約先驅